U
101
Y8
1639
V.28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律卷之五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柳伉請斬程元振

唐代宗廣德元年、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宦官專權自恣、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帝狼狽出幸、帝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䟽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

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踈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

○一○句○綜○上数事

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

時宦官皆分內諸司使故曰內使

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按綱目書放歸譏失刑也終綱目宦官書削官爵二程元振仇士良

芑山氏曰栁伉論甚切方欲斬元振馳告天下帝

既削元振官未幾又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總禁兵。大曆中朝恩復判國子監事。講毀覆餗以譏宰相。寵任閹宦。一至于是。異日脅制朝廷。門生天子。豈非自詒伊慼哉。

段秀實讓郭晞

廣德二年、郭子儀聞懷恩寇邠州、遣其子晞（子儀第三子）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遂遁、子儀自行營入朝、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晞不子不臣）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虞侯古侯奄之職虞防虞侯侯望）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似祭遺斬舍中見）秀實列卒取十七首、洼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柰何（孝德無識）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廷）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

去選老躄音碧跛者一足瘸躄者兩足俱瘸躄與躃同者一人持馬至晞
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
不必爲此言
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晞時帶左散騎常侍負若屬邪使晞自悟
副元帥指子儀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
就父子至情感悟他
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
詞嚴義正
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
仍以利害動之——此處不愧乃父
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
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
本朝李鏞入田州峒獠盧中使自歸順亦如此
中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

卒擊析衛秀實。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請改過也邠

州由是無患。

芭山氏曰。秀實所以讓郭晞者。機括全在提出副元帥三字。臨之以大義。悟之以禍福。不數語而理諭勢禁。皆在其中。晞雖欲剛愎自用得乎。上全汾陽。下安邠民。秀實之力也。

馬璘咨訪段秀實

唐代宗大曆元年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或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中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繇是在邠寧聲稱殊美

璘自理屈

與律合

芑山氏曰秀實抗直馬璘虛受二者交成其賢意秀實裨助邠寧非一端史不盡書

嘗衮請却獻

大曆元年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嘗衮上言以爲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不聽

媚上 愎

芑山氏曰近代各衙門捐助之例其槩多此類況旣捐助又將宅途取償償不倍不止此中歛怨何如豈足少佐國用哉

高郢論冥福

唐代宗大曆三年、宦者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且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狥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帝繇是深信之、嘗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

近日大臣亦有此惑

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

或曰。鄂是書當與諫佛骨表並傳。詞雖約而理不可易。載等佞佛。至今寇至講仁王經。不空爵為國公。後是帝幸寺慶僧尼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為嘗。孰非元載諸人作俑哉。

芑山氏曰。宋太宗端拱二年。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田錫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太宗亦

不怒。按錫之論與鄖相合。蓋亦重百姓而輕冥福

者。塗膏釁血。語甚流涕。而太宗不思改圖。亦惑之

甚者也。

渾瑊拒吐蕃

唐代宗大曆八年、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拒之、戰於宜祿、宜祿縣名瑊登黃萯原萯音倍其地多黃萯草因以名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馬、璘戰於鹽倉又敗、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

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焦令諶等讓之
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諶等惶
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
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
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
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渾瑊曰今日
之事惟理理治也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
史温不可宥
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
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

秦原。秦原二州名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隴。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芑山氏曰。子儀渾瑊皆自責。宜其轉敗爲功。然史抗等違令玩敵。不聞申明軍法。各正其罪。其何以示戒乎。按胡氏云。使子儀欲誅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至大敗。亦未可知。此特姑息之見。胡氏葢不知兵者也。

卓菴氏曰。瑊非可與抗並論也。瑊之敗。抗實爲之。

使子儀斬抗等。而再任瑊。則寬嚴皆得其當矣。偏
裨卒伍。亦烏得而怨之哉。胡氏論事。不詳本末。而
妄以瑊抗同類並稱。非也。

崔祐甫不賀妖

唐代宗大暦十三年、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嘗衮率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衮爭。衮銜是惡之。

芑山氏曰。衮不諳大體如此。雖與楊綰同平章事。奏停御饌。并辭堂封。特小廉耳。何益國事。○德宗

即位。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旣而二人表其非罪。帝問鄉嚮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帝以袞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袞。時論快之。

卓菴氏曰。因猫鼠同乳。而識諸吏之不職。此小中見大。因事納忠之法。韓昌黎賀張僕射白兎狀類此。

杜黃裳詰責李懷光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温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

（不必先〇詰）

胡氏曰黃裳相業卽此可見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于矯詔奪主帥之柄旣伏其詐宜按軍法誅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

芑山氏曰胡氏此論甚正愚謂黃裳宜先矯命出

諸將之難制者以孤懷光之勢然後詰責懷光軍府自定必待懷光伏罪繞出諸將稍失次第矣萬一懷光不伏其許諸將鼓譟若狂雖欲制之無亂勢將有莫能遏者然則當日之不爲變特幸耳黄裳不慮及此何哉

卓菴氏曰使黄裳能誅懷光則無興元再寇之禍矣此與張守珪不斬安祿山同一姑息其遺害何如

李泌論路嗣恭功罪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時帝與元舅吳奏誅載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大過故至於此帝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因言朕面屬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

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克廣州斬哥舒晃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書

〇長〇厚〇

或曰昔人不以二卵棄干城柰何以一琉璃盤罪能吏鄴侯分別嗣恭短長自是當日公論

卓菴氏曰泌云嗣恭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

爲陛下盡力矣。嗟乎。尊無二上。嗣恭與元載同爲唐臣。頗可以知與不知。遂懷二心乎。使元載而賢。嗣恭宜爲盡力。今載本元惡。則凡嗣恭所爲。皆附下罔上。比周爲姦者耳。雖有大功。亦當明正其罪。柰何徒以一琉璃盤爲言。竟使之以功掩過也哉。

為陛下盡力矣○嗟乎○尊無二上○嗣恭與元載同為唐臣○顧可以知與不知○遂懷二心乎○使元載而在○嗣恭宜為盡力○今誠本元惡○則凡嗣恭所為皆附下罔上○比周為姦者耳○雖有大功○亦當明正其罪○奈何徒以一旅蕭瑟為言○竟使之以功掩過也哉

朱泚圍劉文喜

唐德宗建中元年，別駕劉文喜，因楊炎欲城原州，衆心不安，據涇州作亂，不受詔，朱泚等圍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内外騷然，朝臣屢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臣，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

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衣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李正已內不自安。遣參伍入奏事。上使觀文喜首而歸。正已益懼。

或曰。德宗逆知文喜之易除耳。且欲借文喜梟首以示威於正已。觀當時不除二語可見。

德宗貶薛邕

唐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元載 王縉）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贓吏者、殆二十年、德宗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爲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邕。繼以贓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贓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文臣不自好、使宦官得攻其失、可歎

惑

范氏曰。二臣以贓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邪。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猶以噎而廢食也。

芑山氏曰。惜當日大臣。不聞以范氏之言告德宗者。古方略存此於律部。明贓吏不可不按。貨賂不可公行。宜除去姦貪。選用廉吏。不當槩疑文臣不足任也。疑則舉朝無可倚仗。邪黨集。主勢孤矣。天下事尚忍言哉。

楊惠元餅罍不發

唐德宗建安二年、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律）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師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罍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寓激勸）

芑山氏曰。令行禁止。巨濟將略具見。然予猶嘆惠元之善約束也。因憶玄宗開元中。蓋嘉運爲河西

隴右節度使。方經略吐蕃。既已受命。朝夕酣飲不
卽發。視所部餅壘不發者何如。

顏眞卿宣慰李希烈

唐德宗建中四年、上用盧杞計、遣太子太師顏眞卿宣慰李希烈（時希烈又陷汝州、東都震駭）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眞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抜刃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關播薦元平爲別駕知汝州事爲希烈縛去）在座、眞

卿責之、元平懟、以客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爾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爾曹誘脅乎希烈揣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

（正論）

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到此際何必稱希烈爲公）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於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眞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興元元年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縊眞卿中使曰有敕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貞元元年贈眞卿司徒謚文忠

或曰眞卿不幸爲盧杞所擠方希烈誘脅計惟一

死耳。但真卿留蔡二十閱月。已無生理。不死於希烈僭號之日。而死於中使撫敕之時。從容就義者。固如是乎。識者多惜之。雖然。綱目於真卿不以死節書者。變文起義。所以著歸罪盧杞陷害之意。非抑真卿也。

卓菴氏曰。真卿可謂從容就義者矣。而後世猶有遺議。愚不知所謂從容就義者。將何如也。方希烈僭號。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illegible]趨赴火。景臻遽止之。然[illegible]

卿非不死也。景臻不令之死耳。議者乃以不死于僭號之日爲非義。愚謂當僭號而眞卿有屈節。猶可罪也。趨赴火而不獲死。眞卿如之何哉。議者又謂留蔡二十閱月。無生理矣。試問眞卿之二十月而不死者。果求生也邪。夫論人不攷其實。徒以後儒一字之異。遂多苛議。豈所稱權衡之平哉。綱目之所以非春秋比者。此類是也。

卿非不死也景帝不令之死于讒者乃以不死于僭號之日為非義屬諸僭號而其卿有所循可罪也蓋其必西不蔑死其卿而之何哉議者又請留蔡二十個月無生還矣試問其卿之二十月而不死者果未主也邪夫論人不攻其實而以設儒一字之異遂多昔議豈所稱權衡之平哉綱目之所以非春秋比者此類是也

賈林說王武俊

唐德宗建中四年、田悅說王陵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武俊爲恒冀團練使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至是回紇達干卽磨啜莫賀達干頤也回紇大臣皆稱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朱滔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此特侈稱以要武俊耳德宗不足當此不因之更興。況主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

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朱泚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本以忠義手誅叛臣（殺李惟岳）。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若與昭義（昭義藩鎮李抱真）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亡則泚自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輳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武俊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指朱泚而言）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

外事滔興元元年武俊遣田秀馳見田悅曰天子方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自高祖至德宗凡九帝）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隙遣昭義之兵擊滅之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

卓菴氏曰田悅王武俊之上表謝罪李抱眞遣說之力也自非賈林備陳利害深明理勢使之信而自反彼跋扈者肯欣然效順邪論者以爲德宗引

咎之效。非也。

蕭復不阿盧杞

唐德宗興元元年、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非律）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誤）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指播遷而言）陛下誠能變更亂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指。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此非委任寔疎之耳）命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謂

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自歎）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遛、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

卓菴氏曰○蕭盧忠姦自別○朝士莫不知之○獨德宗迷而不悟耳○既以詢贄○贄宜切爲申理○使帝去杞

而罶復。則時事尚可爲。乃首鼠兩端。聽其自詰。何也。觀贊前後諸奏。無一語及杞。豈亦有所畏而不敢言與。

石演芬告李懷光反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將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大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

與律合

芑山氏曰演芬胡人且欲免賊名況中國人臣耳靦顏從賊哉存此以愧肅宗朝諸陷賊官如達奚

珣陳希烈者。

惟適氏曰。德宗興元元年。韓遊環說留後張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環遂陰結諸將。舉兵殺昕。嗟乎。昕何愚闇至此。同一死耳。以昕視演芬。果孰榮辱邪。

馬勛杖殺張用誠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卞等還言李懷光（與宋沘同謀反）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客裝以待、加李晟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宜用少）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俱

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入驛時

寀機智

天寒勛多爇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

預伏壯士 何不先制此子

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爾曹父

乏亂洽先分別利害

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于爾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爾曹無自取滅族衆

友側自安

皆讋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

勷褁其首。復命於行在。慫期半日。

芑山氏曰。用誠附賊。勷奉命召還府。卽先擒用誠父子。後出符亦可。勷慮不及此。萬一壯士窘於格殺。用誠父子且颺去。胎禍滋大。豈獨勷傷首哉。

陸贄論爵位宜惜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帝奔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鳳閣舍人給事中其次員外郎）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方不給、事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

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有職掌者謂之職事官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司士文學助教爲散官有勳官者凡十有二轉起正二品至從七品自上柱國至武騎尉也有爵號者王公侯伯子男爲爵號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冞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誰復爲

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芑山氏曰此卽釋之不欲拜嗇夫上林令之意但釋之主于抑口辯課實效此則以賞功之官不宜濫及無功耳贊之論較釋之尤明切其愼惜名器則同也

惟適氏曰唐高祖嘗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上疏諫曰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于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

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服露體而擊之。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既招物議。大斁彝倫。方今新定天下。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超馳廊廟。非貽厥子孫之道。高祖不納。愚按綱此論深與贊合。獻瓜果與舞胡。皆不當得官。濫予以官。則士卒為之解體。功臣因而貳心。非所以示勸也。雖然德宗不惜名器。抑高祖貽謀之不臧與。

賈躭內牒離鎮

唐德宗興元元年、以賈躭滄州南皮人爲工部尚書、先是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躭、躭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躭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詳○密○

或曰。朱泚懷光相繼逆叛。躭不敢少乖臣節。故代

德以來。藩方往往跋扈。未有恭順如虓者也。

李抱眞說王武俊

唐德宗興元元年、因涇原姚令言所部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據長安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値田悅（魏博兵馬使田緒殺節度使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昭義卽抱眞鎭）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

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

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兒死矣。遂連營而進

芭山氏曰。自南宮既會。未幾抱眞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論者率稱抱眞单騎往見。能忘身殉義。而不知武俊之矢心許死。與抱眞益相伯仲者。未可彼此分軒輊也。向令武俊不信抱眞之言。如朱泚不納秀實策。抱眞雖流涕何益。况貝州之戰。武俊遣趙琳伏桑林。又自引騎兵居前。擊敗滔軍。則武俊之功尤多。綱目前書李抱眞會王武俊。後書李抱眞王武俊破朱滔。鑑據抱眞先說武俊。徵分次

第。實則並嘉之。豈專歸美抱眞哉。劉友益書法。於會南宮。則曰嘉抱眞于破朱滔。又曰著會南宮之效。故兩將並書。而以抱眞先之。果爾。則于武俊似有貶詞。非綱目與人爲善之意。後儒觀書法。宜有折束。此其一端也。

余　垣
孫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五終

古方略律卷之六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晟肅清宮禁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泚反據長安）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

（晟有所恃○不尚○襲侵）

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清（希烈弟）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也命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

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遽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晟陳兵于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使人夜開苑墻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

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似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不回禦不可）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

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皆斬之軍士股栗斬泚黨李希清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以晟為司徒中書令渾

珹爲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惟適氏曰○慰居人以收輿望○表死節以厲將來○皆闕國大體○晟豈獨力能禦賊哉○車駕還長安○晟謁見帝于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晩○伏路左請罪○胡氏稱晟孤忠獨立○追蹤汾陽○信非虛語○

馬燧表讓康日知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詔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康愼之孫靈州人）於趙州、奏請詔王武俊與李抱眞同擊朱滔、而以深趙（二州名）與之、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愼始）者踵以爲嘗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或曰。氣度與賈虢遇樊澤同。

芑山氏曰。當時逐殺主帥。即用爲主帥。其始僅一二悍逆作倡。後遂踵以爲常。甚則朱泚懷光叛亂相繼。蕩然無復顧忌。燧不兼領三州。雖云敦讓實以教忠。寓杜漸防微之意。惜諸臣不自悔悟耳。

李泌議李勉功罪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侯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趨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

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援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芑山氏曰。不因過掩功。泌之言。非獨爲勉暴白。實可爲後世用人法。

李泌上章保韓滉

唐德宗興元元年、議者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脩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

綱目刪此一句甚是

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

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
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
惟○熟知故保滉○無宅
章明其無宅。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
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愼勿違衆、恐爲卿累也。泌退
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宅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
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
曰。臣豈肯私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
○○○下○作○歎○人○語○
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
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

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

○鎮○代○滉○雪○冤○便○借○滉○運○糧○助○國○○○

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即下泌章

令臯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

宜明以○告滉如光○武出章○示馮異可也

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

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

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

冐風濤遣之既而陳少遊少遊鎮淮南聞滉貢米亦貢二

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對曰豈惟

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滉遣

使謂之曰。爾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爾。韶懼而止。上聞之謂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虚月。朝廷賴之。

芑山氏曰。上以足餉。下以全滉。要之滉初無異圖。泌據實昭雪。非懼其爲變。而姑貫之也。與陸贄處置鳳翔李楚琳不同。

李晟等請討李懷光

唐德宗貞元元年、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是時懷光知衆不從詐稱欲歸國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李希烈皆觀我強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

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墻壁之間餓殍甚衆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宅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燧與晟所見正同

芭山氏曰。陸贄請善待楚琳者。以大憝尚存。恐附賊爲患耳。今懷光勢旣窮蹙。制之如反掌。不速討懷光。則吐蕃回紇淮西。必蜂起伺釁。爲害甚酷。此其所以必不可赦也。李晟馬燧陸贄。處置逆叛寬猛操縱雖殊。要其制變之方。皆因乎情理時勢而巳。合觀之自見。

已合觀之自見。
猛將縱雖殊。要其制變之方。皆因乎情勢□
其所以必不可赦也。李晟馬燧陛譴歲盡適以說
懷光。則此番回紇并面。必肆起何衆慾宇其鬧此
賊為患耳。今懷光勢既滂滂。而制之如反掌。不逮計
世山九日。陸贄請善待楚琳。有以大發尚在怨闕

李泌處分李璀

唐德宗貞元元年、馬燧呼李懷光守將徐庭光等曰、

○解○散○賊○黨○

爾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知衆心不附、遂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

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瓘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爾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爾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爲

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可復立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綱目缺此句）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于獄、皆奏至幕下、

芭山氏曰。演芬懷光養子。且不惜一死。況李璀乎。

璀不幸處君父之變。不能不以一死塞責。然自殺可也。先殺其二弟。何哉。

李泌請付廷推

唐德宗貞元三年、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韓遊瓌之子、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羅謗毀時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與晟有隙、復騰謗于朝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非獨爲晟一人地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亡抵邠州、械送京泌一言之力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泌之舉有益于朝政、大

矣。然國家有意外之虞。與起大獄。若皆付之法官。必無枉濫。乃不付外廷。而使中人主之。勢必株連蔓引。流毒縉紳而後已。此不可不防也。晟以上相元勳。處危疑之地。當讒譖之變。一有舉動。易於牽連。安得不懼。愚謂大獄付中人。流毒固不忍言。然槩付法官。而非得公忠明恕之人主之。或阿附奧瑞。或曲狥朝旨。或異門戶而酷加文致。或報私忿而過求垢瘢。殺人媚人。何所不至。安在廷推必無枉濫哉。必請付[illegible]特以存國家大體。而其要則

在朝廷以欽恤之心。擇明允之吏。然後正刑明辟。本事原志。凡所奏當。悉出至公。如謂廷推便可無枉。此愚所必不敢信者也。況死生禍福。非人臣所得趨避。明夷艱貞。鞠躬盡瘁。安以處之而已。晟爲唐大臣。恐滅族而自驚仆。何所見之不廣也。于氏以爲不得不驚懼。就恒情言耳。

李泌諫立白起廟

唐德宗貞元四年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誕妄）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人（不說將亡聽于神）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言有體）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當責上言者之妄）今杜郵有舊祠請敕府縣葺之（併不必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尤不必贈）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

於白起亦借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臣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

本朝于慎行曰。古今官名不相蒙。起但知武安君爲封邑。安知千載之後。何官爲尚書。何官爲司徒。而以是贈之。不獨誣神。亦誣起矣。此等舉措。何異兒戲。以泌之賢。猶不了此。習俗之所蔽也。

芭山氏曰。按宋乾德元年秋七月。太祖幸武成廟。歷觀兩廡。指白起曰。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毀其像。覯此益見李泌葺廟贈爵者非是。

陸贄議收市

唐德宗貞元八年、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曰。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奏。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芑山氏曰。恐中使復以侵刻擾之耳。此省事懷遠

之術。撫御百姓亦然。

陸贄議竇參重辟

唐德宗貞元九年、貶竇參爲驩州司馬、初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汙者。

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収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
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
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芑山氏曰贄非私參參實無死罪欲爲朝廷明法
故不能不爭耳夫宜生而死之與宜死而生之失
出失入不同其亂法一也贄豈恐附宦官而陷參
重辟哉
又曰李泌嘗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錢上以爲
不可泌奏[illegible]參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果峭刻

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贊謂參貪縱者多此類。況是時讜節忠計。焯焯著見。未有出贊右者。泌迺舍贊而引參。謂知人何。

陸贄論職同事殊

唐德宗貞元九年、上嘗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憬同平章事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

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上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躭盧邁同平章事、憬反疑贄排己、置之門下、繇是與贄有隙。

芑山氏曰。極言譖訴無足信。冀德宗虛公任人求治耳。至如苗晉卿父子。或負大罪。或被誣枉。當日

本末自明。贊不究眞僞。確爲分判。若姑設兩端。儻
朝廷自處分者。此事理之不可解者也。

陸贄禁賄道

唐德宗貞元九年上使人諭陸贄曰、卿淸愼大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今按唐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

芑山氏曰。三復贄言。可以止貪。可以克已。古今士

大夫居官有守者。未有不繇寡欲入者也。于此見
贊生平學術之正。

陸贄處分李萬榮

唐德宗貞元九年、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許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爾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彊弱之幾、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況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

於滋蔓不若絶之於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爲節度獎

寵任二字宜以寵使易之

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撫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

或曰使贄之說果行則少長上下之分明凡殺奪主帥卽爲主帥者皆在所懲又何至叛亂蠭起偪天子如逐小兒邪夫士寧虐下之罪與萬榮逐帥之罪皆不容姑貸今欲遽使萬榮代士寧是教叛

也。惡得為定法哉。

芑山氏曰。贄既知萬榮鄙躁傾奪。自不當委以事權。逐士寧而不之罪。薄獎可也。豈宜別加寵任哉以鄙躁之人。驟膺寵任。罕有不驕盈悖敗者。自贄寵任之言一出。世謬謂雖鄙躁如萬榮。皆可委任。弊不至濫名器。進小人不止。贄後先條奏。悉中事宜。獨至是不能無弊。此進言之所以不容少忽也。

陸贄論赦恩

唐德宗貞元十年、陸贄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

（後世人主未有不猜忌諸臣者）

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嘗。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宄、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繇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於玆矣

（此李平廖立之所以思孔明也）

芑山氏曰。後世起廢。別有捷逕。不盡繇朝廷念才甄恕之意。然首議起廢者。往往援宜公此狀爲辭。豈知公私迥別。

陽城論裴延齡姦佞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此偏聽之失）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貶贄爲忠州別駕、充滂皆爲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何必痛飲）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

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卽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垂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城畫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

去聲 國

使 繫○繫 寫 便 不○密

李繁李泌子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
驪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失、城登司諫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主、必有其漸、防遏邪佞、當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于死、裴不果相、其有功于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

芭山氏曰延齡將入相而城欲盡數其惡豈可令李繁繕寫繁愧乃爻不足深責城以不啻害事豈非氣抗而慮疎邪

鄭絪爭降白麻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竇文場、宦官監句當右神策霍僊鳴、皆爲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爲中護軍、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鎭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墮

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宰相汗愧朕得卿言方悟耳。

胡氏曰。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乘其明而啓廸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至德宗之終蔽哉。

芑山氏曰。是時任獨諧者。李勉盧翰諸人也。文場

輩敵於諷宰相比統軍降麻。其視宰相爲何等。向非鄭絪奏引故事。德宗聞言自悟。豈不重辱國體哉。雖然。權傾中外。如寶霍臺省清要。多出其門。釋此不爭。區區惜一白麻。抑何其失輕重邪。

盧羣詰開刁溝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吴少誠擅開刁溝、刁溝即刁河在南陽府鄧州城南一十五里源自内鄉西北蕭山流過州至新野東南入于淯水入汝、汝水名源出南陽府嵩縣分水嶺經流郟縣會扈澗長橋等水戴液園造溪東流入于淮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范陽人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罷役。

○理○諭○勢○禁○

芑山氏曰。少誠不從天子令。而不能不心折於羣

之數言。雖欲不罷才濤之役不可得。凡進言之道。或婉或直。使聽者悚然易慮。無它。在明理勢。切事情耳。

許孟容封還詔書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以齊總爲衢州刺史不行、浙東觀察使裴肅、旣以進奉得進、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擢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京兆長安人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録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

或曰孟容守正還詔使人肅然知有法紀然先是建中三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

請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以宰相賞之惜當日諸臣未聞有封還詔書者信如孟容所云人臣苟無勞課雖超遷一刺史非法所宜柰何妄以宰相賞少遊哉

芭山氏曰宋仁宗時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愚於是竊嘆仁宗之善用言也蓋仁宗深悟內降之非既不罪衍

又借衍所不可以遏僥倖則不待衍封還而其中之所裁格者衍皆不得而知之也仁宗改過不吝如此今德宗雖不超遷痱總未幾李實給進奉則以爲京兆尹韓愈奏民窮則貶爲山陽令繇此觀之德宗惑于貨利終身莫解其不貶孟容幸耳安望其能改過哉明主而欲遠揞克愼名器當以唐德宗爲戒以宋仁宗爲法

韓弘制御鄰道

貞元二十一年、德宗旣崩、順宗初卽位、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李泌族弟）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

公安無恐。或告翁棘夷道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慮。師古詐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吳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慚之。

芭山氏曰。弘克自約束。故鄰道皆憚之。宣武軍自劉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士卒懾讋。無讙呼聲。弘將兵逆知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繇此而觀。弘豈專以聲威

服鄰道哉。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